



新片点击

诗与远方，这个真可以有——我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元 场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以下简称《不二情书》)估计将会是一部口碑严重两极分化的“现象级”影片,除了共同的一个吐槽点外,对立双方大概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喧嚣盛况。

这个共同的槽点在电影一开演已经昭然若揭了,那就是导演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裸裸地耍手腕:除了主创阵容相同外,这部影片几乎和广受赞誉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完全八竿子打不着——不过想想电影拍摄的巨大资本投入,这点吃成功者豆腐的小贱小坏还是可以接受(或者忍受)的吧。

接下来口水派的“毒舌”就大有用武之地了。矫情、酸腐、老套、虚假、无病呻吟、弱智卖弄,这些汹汹措辞能把《不二情书》给埋上好几层。顺着这个逻辑去想,确实也颇能说服人心,一个浪迹牌桌见惯世态炎凉的赌场女公关竟然着了魔似的一心寻找真爱,一个开着跑车费尽心机谋求暴利的房市中介风月老手却暖如大白,恁地人物设置岂不太弱智矫情;放着便捷爽利的电话、电邮不用,非得拽上已经无人问津的邮政通信飞鸿往来,知道从澳门经英国查令街84号再到美国洛杉矶要多长时间吗?这不有病吗?得赶紧治。还有那无处不在的古典诗词和心灵鸡汤,会背几首好诗不显摆不好受是吗?你不知道心灵鸡汤喝多了会虚胖吗?——哈哈,不说了,网海如云的吐槽大军喷来喷去终归还是那个意思:我就不喜欢静静地看着你搔首弄姿的萌萌哒牌清纯。

作为一个“点赞派”,我某种程度上同意对方的某些判断,比如小虾、大牛的人物形象设计过于理念化戏剧化;导演的胃口未免太大,竟然想在两个多小时的作品里通吃教育、房市、爱情、优秀传统文化等几大热点问题,从而导致叙事节奏眼花缭乱、诸多情节不够饱满等。但我还是忍不住喊话一二,为这部影片的可贵努力及精彩绽放点赞。

其一曰:电影作品当然要追求真

实,但它却是虚构出来的——这应该成为根本上的共识。也就是说电影只需努力营造一种“真实感”的氛围,提供一种自圆其说的叙事,不会强求和现实经验的完全统一。如果用完全现实的逻辑和生活的真实去约束电影的话,不知道哪怕那些经典作品有几个能达到及格线?用影视外自我生长形成的经验视野简单粗暴指责作品内的人生百态本身就是一种苍白单调的错位做法。成功的影视作品应该呈现给观众一个自身内部逻辑上有机联系的叙事——从这点说,《不二情书》尽管有点急促匆忙,但并没有根本上的缺陷:两个处在欲望化时代大潮中风口浪尖的孤男寡女,一个把人抛掷在赌场上,一个对一切亲密人际关系抱警惕态度,或许出于无聊的恶作剧,或许出于夹带恶意的嘲弄,也或许仅仅是偷窥的好奇,开始了现实人生中戴着面具的最漫长的“灵魂倾诉”。在这种隐秘化的无所顾忌的倾诉中,两个个体的现实之旅却屡屡碰壁;也正是在这种倾诉之中,两个人才慢慢捕捉到了各自内心深处更广阔的世界和最真实的自己。书信,初始也许只是寂寞时撩妹逗叔的手段,后来却成为欲罢不能的灵魂出口,在“我就坐在你的对面,你却专心致志地玩手机”的异化状态下,“只爱陌生人”是再也合理不过的一种想象性存在。

其二曰:诗和远方,这个也真可以有。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于苟且姿态的盛行,貌似谁也没有资格过多置喙。可这并不代表“苟且”因此就可以携带着“解构”的利器而拥有了鞭挞四方的魔力: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外边有了小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成了中国最虚伪的男人,背诵了好几年的李清照成了酒鬼、色鬼和赌鬼。所以呢,在这种视野下,《不二情书》成了装神弄鬼矫情可笑的伪文艺片模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是我并不相信“苟且”的拥趸者在放飞自己



毒舌的时候心里对这世界这人生从就没有过惶惑,对那些人类千百年来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神圣事物从来没有过愧疚,从来没有对着“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而暗自扼腕,从来没有读到“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不顿觉风烟俱净刻骨铭心。谁让我们既是自然人、社会人,又不可避免地还是“心灵人”呢?西哲有言:人真正所过的是一种内心生活。不管表面上再怎么嘲笑许巍、汪峰“那么老了还迷茫个啥啊”,只要你拥有内心生活,你就必然拥有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作为奢侈品当然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存活,《不二情书》也就必然需要精心构筑这样一方土壤来培育和展示——把人物从喧嚣沸腾的当下拽出来,摺倒到散发着古老光辉的书信面前,让“教授”和“短发女生”诚实地面

对最深处最真实最柔软最理想的自己,并用这个自己来审视所处的社会和社会上的另一个自己,进而发现一个隐藏最深的秘密:我们把自己弄丢了,并且一直躲着羞于承认这一事实。

这是一场从爱情出发的自我审视之旅,欲望肆虐之下,我们不知何时蒙上了自己的双眼,由着性子顺着潮流自以为很酷地玩命折腾却难掩自我厌倦自我孤独的折磨;这是一把扎入时代的灵魂尖刀,社会并不只是一场你输我赢相互算计的竞技场,还有温馨相处和饺子烟花;这也是一曲“问世间情为何物”的田园牧歌,谈情伤钱,不谈情却会人生高度缺残的造化警语;诗词时刻闪现,只为其代表了一种曾经的生活方式和岁月积淀,就像那古老时代的爱情,抖落出来不是为了学习,也不是为了膜拜,只是为了提醒我们人生还有另外一种美好的可能性。

这一切,都在也只有在“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忐忑和甜蜜中才会“却上心头”,就像《不二情书》做的这样。

视角分享

明星效应的误导——有感于电影《猎神:冬日之战》

□郁妍捷

对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好莱坞电影,吸引我去看它的因素,一是明星阵容,二是剧情简介,三是制作班底。我选择去看《猎神:冬日之战》,因为它是好莱坞顶级公司之一——环球影业出品的,它的特效班底由电影《沉睡魔咒》的幕后团队组成。“锤哥”克里斯·海姆斯沃斯这一次放下锤子,在影片中饰演猎人埃里克,举起板斧,对抗女王暴政;在影片中饰演冰雪女王的艾米莉·布朗特获得过多次金球奖提名,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里的最佳女配角;第76届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查理兹·塞隆这次饰演大反派邪恶女王,征战杀伐;而杰西卡·查斯坦这一次穿上粗糙的战甲,弯弓射箭。四大明星联袂出境,爱恨纠葛,正反对决。强大的演出阵容,黄金的制作班底,连剧情都跟著名的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白雪皇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以为,这样的水准,电影应该不会很差,毕竟有这群台前幕后的明星们做保障。但结果是,我觉得自己是被影片中的“明星效应”给误导了,似乎这并

不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几乎是硬着头皮看下来的,我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还是过高了——整部电影没有严谨的剧情,故事的发展相互之间结合松散,没有必要的铺垫,前传叙事太过仓促,而续集又过于沉闷,几场打斗撑起所谓的“冬日之战”有些儿戏,而人物性情的转变,更显突兀。本该着重刻划邪恶女王拉文纳的转变与纠结,冰雪女王弗雷亚的茫然与丧子之痛,这些足以大做文章的内心戏,都被制作者一笔带过,让“爱”这个永恒的主题倒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了。我在近120分钟的电影里看到的是一部带着几部经典童话电影的影子杂糅而成的暗黑童话故事。它不似一般色彩绚烂的童话,电影从头至尾并没有太多的暖色调。加之故事的主场景发生在北边的冰雪王国,人物的衣着以暗黑色为主,更显出漫山遍野皑皑白雪的荒芜与凄凉。而整部电影的感情基调在大多时候也偏向沉重: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人却不能在一起,血浓于水的亲人却要兵戎相见,很恰当地印证了旁白说的那句话“童话并不总能实现”,现实世界夹杂着太多的无奈。

我能看出导演的用心,他很想向第86届奥斯卡最佳动画大片《冰雪奇缘》致敬,也想借助《冰雪奇缘》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吸引票房。影片中,成人化后的冰雪皇后一样有冰封万物的能力,一样建造了细尖的房子作为自己的雪国城堡。只是可惜,这位受了严重情伤的冰雪女王并不善良,而在宣传片里打出“两位女王之战”也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噱头,结尾只有不到15分钟展现两位女王之间的决战,而所谓的“战斗”更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在彼此口述回忆、坦白,清算当年的恩怨。有些国家和地区将影片译为《白雪公主与猎人2》,我反而觉得更贴切些。毕竟,电影故事的主线就是围绕那一面魔镜展开的,电影的后半部分是白雪公主的护卫与小矮人一起冒险的旅程;毕竟,电影中也有些许浪漫的爱情时刻,有精灵,还有大团圆的结局,还是符合童话的写法。而整部电影中唯一没有让我失望的恐怕只有剧中人物的华美服饰:不愧是三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得主的手艺,不论是拉文纳的蓝紫色葬礼服,金色流体式镜中华服,还是弗雷亚的银色钉珠寒冰战袍,柯林用服装再次为我们观众编织了

一个童话的梦。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唯一明星效应所带来的正面评价?

跳出这部影片,我想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有时候去看一部电影,完全是冲着电影里的某一个演员或者某一位导演,总以为他们会是电影口碑的保障。很多学者对好莱坞的“明星制”做过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代代璀璨夺目的好莱坞明星奠定了好莱坞作为全球影业霸主的地位。好莱坞不仅向全世界推销跨文化的通俗故事,而且推销隐藏在电影叙事中的偶像明星,明星作为再生产的保障,担负着将世界观众牢牢稳固在好莱坞电影产品上的重任。”可是有的时候,电影营销团队或者制片方正是运用观众这样的心理进行误导——把观众看电影中的明星偶像来获取看电影的快感转变成自身谋取商业利益的一种营销策略,拿明星的脸、明星的经验或者成就掩盖剧情本身巨大的漏洞。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欺骗观众的行为,更是抹黑那些明星的行为。明星效应有时候带来的是观众更大的吐槽与反感。不追求以明星作宣传噱头而真正以剧情和制作打动观众,应当是每个电影人对观众们作出的负责任行为。